



魯齋先生集序



嘉靖戊子魯齋先生裔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
海讀之終篇見吾友柏齋何子粹夫所為先生祠堂記
孰謂二百年餘未定之論乃至是而定乎海不敏嘗謂
近世儒生言孔子之道者若明而實晦若近而實遠魯
齋先生蹶起於中原播蕩之餘彞倫斃滅之際而能中
行獨復身為拯救故斃者復叙滅者復明道言大訓至
於今日切近精實安詳懇至比之諸儒同而實異似而
或非厥修逝矣蓋先生之學博以致其知故粹乎其理
而無蔽仁以厚其履故優乎所至而獨純是以夷主格

心斯文永賴非徒然也昔人謂孟子功不在禹下海於先生亦以是云舊集猥煩錯亂畧無統紀因取而正之如左其本傳碑志與名賢論述悉附其後泰和命工刻成屬海為序於是以前所嘗私論於先生者言之而并紀其歲月

嘉靖九年庚寅秋九月乙未武功後學康海謹序

許魯齋先生集序



魯齋先生集六卷

世孫泰和嘗令武功刻之今世

孫世道來令安正過郡廓以序為請予按先生當胡人

虔劉於中原斯民糜爛於水火甚於楊墨佛老之害酷

於虎豹犀象之慘誣身以伸道救民為己責議者謂先

生事元非孔子內夏外夷之意予以為不然此正先生

善學孔子也楚人僭王孔子黜之比於外夷而未嘗過

責事楚之人周流之迹亦至鄔郢不為己甚之行道

救民之意見矣孔子嘗欲仕楚然先生雖臣事元人庸

何傷伊尹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視民之憊

悴於虐政亦勸齊梁之君以行正道以其道在我而敝
在民藐然而不動其心是豈上天之意哉先生、於元
人方輿之中目擊斯世斯民之不幸可容一日安於其
身心矧先生為天民之望負王佐之才於此塗炭之時
而坐視不救可乎今自其心而觀之不陳伐宋之謀曾
無失策之悔臨終戒子勿請謚勿立碑其內夏外夷之
意灼然可見孰謂以斯道為已任者而反昧於華夷之
辨哉使當世知有聖賢之學而不墜乎道統之傳為一
代真儒而上接乎濂洛關閩之續其立身行道比之周
程張朱已不同其出處關係於世運比之中原聖賢之

君尤不同君子於此當諒其心而勿滯其迹可也於戲
明道於世而人心不至於陷溺者固不易行道於時而
人類不至於絕滅者為尤難孟子謂伊尹以天下為已
任予以為先生以救民為已任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予以為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下噫嘻左右聖道用
夏變夷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使綱常不至於湮沒中國
不至於禽獸者微先生吾誰與歸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仲秋外封青社

衡藩新樂王誠軒道人載璽汝符父書於中和山房

魯齋先生小像



嗚呼此魯齋先生許公像也蓋願學孔子者公之志美而且大者公之造用夏變夷者公之心而祥雲瑞日則公之貌也當時有言曰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嗚呼此河津夫子不能無歉于懷者與後學鄆社王九思拜贊聖賢之學帝王之佐生顧匪辰業則已大叙此彞倫光我華夏人或以仕元為之辭吾以為功不在禹下

後學武功康海拜贊

魯齋先生集目錄

明後學武功康海編次

卷之一

遺書

卷之二

奏議

時務五事

立國規模

中書大要

為君難六事

農桑學校

對御

卷之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畧

讀文獻公撰著說

對小大學問

論生來所稟

讀易私言

論陰陽消長

答丞相問論大學

答或問不遷怒

卷之四

雜著

答仲叔

論語所否者

家語亡弓

論子玉請復曹衛

辨說

王生名字說

高凝字說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祭鄒國公文

祭李生文炳文

留吳行甫疏

留別譚彥清

呈丞相乞致仕狀

辭免京兆提學狀

書簡

與竇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與仲晦仲一二首

與友人

與王濟川

與韓邦傑

與提學

與孫謙甫

與友人

與扈正之二首

與孫伯玉二首

與文子真

與廉宣撫六首

與李仲實

與趙輔之二首

與君瑞

與許仲常

與張仲謙二首

與呂伯充

代李和叔與兄子

卷之五

詩五言古

觀物四首

遊黃華

訓子

有感

送竇清淑

讀東門行

送姚敬齋

梁侯壽

別西山

詩五言律

登東城

游北觀

北門觀漲

憶賈君玉

病卧

不寐

戲學老杜去蜀詩

別友人

擬贈彥澤

秋雨思晴

喜秋晴

子仁改冠

趙氏南庄

登城西故臺

詩五言絕

別友人

中秋

詩四言律

夢中

詩七言古

喜晴

秋塞

夜雨

九日思親

桃溪歸隱圖

和吳行甫雨雹韻二首

詩七言律

病中雜言七首

繼人葵花韻

中秋不見月繼竇先生韻

秋霖初霽

游孫氏別墅

病中有感

游黃華宮

七月望日思親

學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圖五首

春雪

贈竇先生行二首

謝梁安撫惠田

用行甫韻

晚步西溪

用吳行甫韻

九日思親

偶成

李生器所恃二首

答董瑞卿二首

和姚先生韻

呈友人

六氣不用味

詩七言絕

偶得

登天王臺

謾得

宿卓水五首

大暑登東城六首

樂府

沁園春

鷓鴣天

滿江紅

沁園春

滿江紅

編年歌括

總數

唐虞

夏

商

周

秦

西漢

新室

東漢

蜀

魏

吳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東西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大遼

前宋

大金

號記

稽古千文

設器歌

卷之六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制

大元勅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

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

封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行實 元史本傳

通鑑 考歲略

國學事跡 古今儒先議論

古今題詠

薛文清公四首

題魯齋書院

安城彭綱一首

書

金城彭澤書一首

碑記

新鄭祠堂記

河內祠堂記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許氏族譜序

魯齋遺書序二篇

大學要略序

稽古千文序

魯齋先生集目錄終

魯齋先生集卷之一

遺書



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
填人物之歇滅屢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運氣
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為之開闢矣

天有寒暑晝夜物自生榮枯痿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
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
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
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目

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

寧有是理耶

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吉凶禍福死生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
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
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禁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
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
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
於可思慮處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貫之又
問理出於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
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
後成求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

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于中發見
于外則為惻隱為羞惡內無不實而外自無不應凡物
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
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
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
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
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
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
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
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
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
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
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
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
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則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
可以克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
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
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五常性也天命之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以天下
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
慮所及者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
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廢
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

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義亦不敬也經有間斷便是不敬凡事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

二程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不聽父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唯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
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
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
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
大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
不可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
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者志士
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
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
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
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
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
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
他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
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焉母欲速也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

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

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中

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

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
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
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
其昏惰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
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
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
一定之論在人間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
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
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常扶護元氣至於

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耻無耻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
養護其知耻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
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
不將去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
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
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致如此只是人之大倫
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不怨

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事親大節自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
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
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
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
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
父母之心為心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
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
獸殆無少異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
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
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
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
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
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
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
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

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經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

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叅以史記讀史記當叅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品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目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
：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
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
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
鋪叙轉換微具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
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
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
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於道優
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
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
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
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
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
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
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
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
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
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
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

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
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話一見之入骨髓使人
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
乎

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
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
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
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
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
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
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孟子
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
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
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
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
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
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
子房之所為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昔又謂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下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莊子好將來大見趨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絨縻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有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之無丹朱商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襄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

以繼絕世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出其右者

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陟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陟險乎諸功臣但輸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

比以子房號為君師籌帷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東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心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

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也遠矣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慎獨可以致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盡而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

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

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則民殘、則施之以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章者也

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

易也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于中發之為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和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鈞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受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在是未嘗流于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

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生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所以為學皆本于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于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

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以此也先王皆本于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

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
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
于朝矣况大于此者乎

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
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
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華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
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
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
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已
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

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
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
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
勤小物而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
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于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
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于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
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
進不去蓋到此精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
般人物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
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
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
己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傍求深
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
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
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
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者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
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于一處隨
後便有弊蓋喜悅亦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
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
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
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
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脩

省此言殊有理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于其分必過其分然彼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止於為夷狄所取

魯齋先生集卷之二

奏議

上時務五事

考之本傳止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為君難及農桑學校通四事耳而

集目以為五事何哉闕疑可也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

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于君陳善閉
邪乃為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
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
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模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
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
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哀周之
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
下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

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
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于為治也
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
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
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困時順理予之奪
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
吾之公達于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
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察
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模國朝

土宇曠遠諸民相難俗既不用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此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諱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

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而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一驗也苟能漸之磨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于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于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此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常議此、而不務誠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于前陛下繼其難于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

難于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筭已有處之、道
非臣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
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
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
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
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
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
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

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
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
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
舉宰執總其要而歸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
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以知其孰為君子孰
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
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
獨膳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觀日月也獨術為能步虧
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
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况

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
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
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
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為詬戲不知今
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
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
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
俸級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革俾就序用則天
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
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
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
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
當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益續
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
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
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
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六事

踐言去邪

防欺得民心

任賢順天道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
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

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
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
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
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
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
為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
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款
陳于後

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
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

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
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
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
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
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愛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
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
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
有萬機而人君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
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
違也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

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于瑣碎之中卒于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于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不蔽于憎不困于喜不激于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于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

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智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在下之人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

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杖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秋出云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于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

惟無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干蹊萬徑以蠱君心于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

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真
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
重故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
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
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
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
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于其
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
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于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
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
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
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
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
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
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
進而輕于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尤尚警省後
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
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詞誘人惟巧也故千蹊

萬徑而人莫能禦

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者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

人君不察

以諛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

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

于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隆

于上擅威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

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

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于此猶有說

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存李林

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上以誠愛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

、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

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

而太康終敗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

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

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

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無

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

禹啟愛下既如亦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

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

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
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
古今凡有恩澤于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
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
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
人君特以己之程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
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
之惡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
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
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

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
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
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

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
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
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
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
為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歎偉歎
未見有此也秦之若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靡

繫也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樹立也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垂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

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于天下而可傳于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厥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之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相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于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

驅此字
悅

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
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
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
以後當倉廩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
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
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
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知所以事上、和下睦
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事皆舉不能此二者則
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
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臣愚區、竊亦願學

雜疏 四首

臣衡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者商論歷代
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
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因龍衣日習宴安以為不可而其委
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于已酉
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
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于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
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
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費天下之民

使之刻剥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分
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
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
但于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為不利于陛下使天
命人心皆在于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為
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不可為其可者已在不可
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
若此未知是否臣衡伏觀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
要欲事辦辨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刻官民
阿附近要肆為欺弊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辨民

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以困苦至于已酉庚戌民
之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
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
此見欺而所命之者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
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

指其糧曰孰新孰陳云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為未遑然終能舉行其
說者審而後發、無不中也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
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
士農安于為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

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榮
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
不為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
無以取天下中宗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
其誼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無不中否則
觸事遽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
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云甚至先喜後
怒云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云
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生潛心恭默

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
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發也人之揣
君必于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
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弭七嫻七甚至無
喜生喜云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
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
于不守大體易於喜也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
幽無道不畏天下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夫
何苦使人不信右四疏皆非全衷從舊藁錄出附此

至元三年三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在後山上見
上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為
徇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
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
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前雖命汝意
猶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
其斟酌在我也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
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勉
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未若更事汝謹輔導
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淺臣生平
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
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
言論悉能領解臣所以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
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
見如此未知是否

魯齋先生集卷之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略

大學之書是孔夫子的言語當時孔子為魯君不用就魯國便去周流齊蔡晉宋陳楚衛七國那七國之君也不用孔子却來魯國教三千徒弟於內有箇徒弟喚做曾子那箇記述孔子的言語做成大學阿的是根脚起處如伏羲神農黃帝從有天地以來為頭兒立這箇教人的法度選着好人做司徒復示以教人的緣由伏羲在位一百六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五年黃帝在

位一百年堯在位一百單一年舜在位五十年後頭到夏商周三代這教人的法度漸：的完備了朝廷的宮裏大城子裏小城子裏以至村裏都立着這學房上至朝廷的孩兒下至公卿大夫每相孩兒百姓每的孩兒聰明的人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在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着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為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

冬屬水四季屬土

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

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

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溫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過去不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重為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謊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一箇：人都有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如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廝隨着

成行飛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生人便自
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
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
人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
不教昧了其間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
做聖人行得較低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
沐浴盆上寫着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
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
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地思量呵好公
事每日行着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
錯了這的是明明、德有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
姓若不教不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
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
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
香氣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
道理合與不合只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
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出世自己能明、德見這般人教
與那天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
改過自新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
好處且說朝廷根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為官的道理

最上等好處爺娘根所孝順便是為子的道理最上等好處以至孩兒每根前慈愛便是做爺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與人做拌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伴當其間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着行呵便是止於至善一件事到根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不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能處置便理會得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的不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細尋思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日學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為一件又恁的窮

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是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一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理會得久而聞天下事好的歹的合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蔽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人不見處甚的歹勾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得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

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說謊呵謾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心正：當：地孔子道脩身在正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得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得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着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見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

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脩得正身既脩得正家便可齊：家又在脩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自己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的不合將那歹處也愛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此喻爺娘愛孩兒好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心既正了身又脩得正在一家之中為父者慈為子者孝一日在朝廷為官決怒於君在家兄弟

和睦在外與人做伴當老實心裏慈愛覷着百姓恰似
覷着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
活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帝舜帝行仁天
下皆行仁桀王紂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
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曾教導不頭人怎生
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自己心正便能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治國若能
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此這堯帝讓位于
舜朝廷衆官皆興讓這的是孔子道一家讓一國興讓
天下皆這般的呵那裏有那相爭還報的道理在上的

敬老人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長上在下的便敬長
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憐見那孤寡在上者不
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
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
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理
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件的
道理須索用自己心一件、體驗過依着行呵便有益
若不用心體驗便似一場閑話也似這般說過去了便
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者多
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呵財常不
闕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嘗說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
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取數錢財
必損着百姓損着百姓必損着國家小人多收斂錢
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生受却道國家有利
益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却不知天下怨氣只
在君王處因此上賢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

亂

孔子道脩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
心便能脩身能脩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
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脚
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着去一心
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
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句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句
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
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
是那好句當如古時有箇柳盜跖專一要做賊打劫喫
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

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跖
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跖是不能正心的人若
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些兒不是處一日家三遍思量
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家做得正當地好似這般
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
不教大的不做大小的不做小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
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勾當平天下是
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
有些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下頭人
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

據正德
本補七
字

常的做勾當却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勾當好便
如掩着那耳朵了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
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
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槩
論來大學只是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却有八
件且如明德新民比着堯帝去征苗民有苗民並驩兜
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
却用做好勾當又如楚平王在臨潼關寶用那賢人羸
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這
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國強這般樣思量呵便是

明德新民到得那至善的意見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
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
正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小的都正如
桀王暴虐紂王寵妲己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
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却不思量這
般東西都是百姓每身上脂膏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
諸侯都怨為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
下諸侯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
王興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箇不能正心便壞
了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褒姒
尋常不好笑幽王要褒姒笑却去烟火臺上擂鼓燒火
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為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道是
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燒火諸
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事知道幽
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日申伯將引
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侯每都不來救
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這的是不能正心
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煬帝得天下數萬人
夫開河脩路栽花插柳打造龍船准備開了河道差天
下夫都拽船去遊玩揚州這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

家至今人都笑罵將這堯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與舜做若當時堯立丹朱為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帝天下都無相爭還報的心是以正心用正夫天下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當、地、人心若正便有些行不盡的政事決沒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為人件、從那正心上行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步高如一步學歹的人似穿井一般一步低如一步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上做將出來撇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勾當在上的正呵在下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讀易私言

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于弱有應則或傷于躁坎無應而凶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頤有應而凶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剥坎恒困井剛健

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
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
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
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
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
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
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于進則
陷於險也艮以止于初為義故但戒于利永貞漸之才
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于義何咎旅難有應而不足援

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在下而反於上斯其有飛
鳥之凶乎柔止之木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
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
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
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上一本無二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
得其正乎一本乎上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
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
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

之皆為得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
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一本吉上究
有其字
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
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
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
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
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
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
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
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自究而言之
文少不同今重錄如此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
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
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
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
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吉多焉失位
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
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
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任
蓋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

乘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况六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尤為美也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承上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不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猶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

一本柔作險之始也

上陰

作柔

柔

一本陰之險

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

待於已也加以至尊

一作君主

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

一作然

則幾一作於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

一本作錯

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之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

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

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

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

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雖異此六爻所以
貴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
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
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

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
非正矣隨頤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無妄

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
義為重也屯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一本作失得非坤

二柔中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

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
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動居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

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
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畢究其用

心作究其處心為累也作為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
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而其才幹

有不逮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本
無有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

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用五
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
易樂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于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
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于一偏坎與
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
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
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處剛不正不中
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
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之焉
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難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
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以柔居

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

居五者陰耶陽耶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

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

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

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一本

過作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

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
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
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
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
無應援亦皆免于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
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
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
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

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四雖有應無應猶可得吉

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皆得

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應皆得有得吉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

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唯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

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間睽離

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為四

亦此他爻為甚緩一出無故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位

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

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
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
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
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
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
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獸一本
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慎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為體
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
而不正不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勲
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獸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
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詞一本作陽上陰
下與坎不殊順

而入之相得尤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詞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
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
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
且能周旋曲折不違于正道宜處多懼
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事得正一本已
身得作
居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而
作應而

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剛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
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
爾一作然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民以能止為義能止

其身則無咎也

坤六四六坤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皆無凶咎

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山咎

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于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粹精

於此粹一本作莫有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

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陷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兩

之巽順於理良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以能

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獨震思強兌近

小人于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辭則可知一本則

辭則戒之意可見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唯履

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一本乾

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云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

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故下有忌而可

勝上有說而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一本無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

一無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濟

才兩字陽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言而他卦止以五七

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

震六五居四陽剛不正之臣臣一無九字為動之主而六

五以柔中乘之六字無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

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

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豫一本作故亦勝於震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

則內無難無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

為美也剛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

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才

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作能一故諸卦皆有

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

才位而無其時其字無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唯待

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一無

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止一作得以靜

藉故僅能成功一作無故字然非可大有為也一作能

更或無應一本更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下矣一作

得于臣又不得于君于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

爻

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

震六五居四陽剛不正之臣臣一無九字為動之主而六

五以柔中乘之六字無其勢可嫌也也一字無得九二剛中應

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

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豫一本作故亦勝於震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

則內無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

為美也剛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才

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得故諸卦皆有

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

才位而無其時其字無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唯待

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且無

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止一作得以靜

藉故僅能成功一作無故字然非可大有為也一作無然字

更或無應一本更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下矣一作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

起 內

震 豫

正 此記

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
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
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
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無咎而他又率皆戒
辭蓋陰柔之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故也
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
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
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
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益巽兌節中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可也
孚小過既濟
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
屯訟比噬嗑復

妹豐旅巽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有始厭其
欲而終有過敗者萃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
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
則猶告之豫大壯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
需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
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
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
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一作蓋其事
勢已成也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揲著之說一本作校定曲析難深辭意隱晦

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

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設說乃以八

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况四齊八齊

之後尤不能能一字無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

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

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為

然也審矣為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一字無

為乾而靜者八千一本自註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

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一本無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

六十四備矣六子皆倣此一本無

為坤而靜者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故以老動而陰性本靜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文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

而震之兌離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百

四十

二支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

而震之坎艮之震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四

十四

三支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文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

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

二十

一文變而為坤者皆四千二十二

而巽之離兌離之巽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三支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有八卦靜

變之數計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文二支變者次之一本

文變者又次之二本三文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一耦對

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饒一之者陰陽之用故
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
瞻視亦可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
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
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
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
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
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
否云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少
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
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
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
為二震二長而至四无妄四復消而為二明二長而至四
家人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人同五復消而為二臨
二長而至四歸妹四復消而為三歸三長而至五履五復
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為四壯四長而
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
久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

尺之筭口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第未得一無之數汭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汭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具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五	三一	三一	二盡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白王}三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

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聖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校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為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明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叅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故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于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夫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為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為說蓋為教而不本于道則非教也為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為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為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為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為學

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為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况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于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

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唯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于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

對小大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数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数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

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
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于父臣忠于君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
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曠下則下順下知所
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者治平之興必本於小
學大學之教也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
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
之以為心之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
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

人說天地人為三才明德的靈明天下古今無不一轍
只為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
者得其清者則為智得其濁者則為愚得其美者則為
賢得其惡者則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為大智大賢
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
地同體其所為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
惡則為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
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為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
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為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
則為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

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数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数濁惡所得的分数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数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高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為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為善為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清的分数濁的分数美的分数惡的分数參錯不齊

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此上

論生來所稟

氣陰陽也蓋為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者能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者縱情慾則清美變為濁惡濁惡明德則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為生已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

為學之初先要持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也索要敬為臣子為子臣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先要窮理且如論大才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答或問不遷怒

此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須是忿思難始



